

朱礼看着杨云溪，最后叹了一口气，
轻声说：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情深罢了。”

冠盖六宫

顾婉音

著

上册

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冠盖万官

GUANGAI
LIUGONG

顾婉音 / 著

上

张
青
岛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冠盖六宫 / 顾婉音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2016. 12
ISBN 978-7-5552-3983-3

I. ①冠… II. ①顾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99939号

书 名 冠盖六宫

著 者 顾婉音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杨 琴

选题策划 杨 琴 郑丽丽

封面设计 苏 涛

版式设计 刘丽霞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 (700mm×980mm)

印 张 40.5

字 数 60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3983-3

定 价 59.80元 (全二册)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70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 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29

第一章
杨府齁齁事 / 001

第二章
初见那一年 / 015

第三章
去寺庙祈福 / 029

第四章
深宫深似海 / 041

第五章
已是恨嫁了 / 056

第六章
新娘不是我 / 073

第七章
嫁作他人妇 / 084

第八章
洞房花烛夜 / 095

第九章
奈何遭陷害 / 103

第十章
古青羽小产 / 111

第十一章
迁都北京城 / 119

第十二章
谋夺子之事 / 131

·
目
录
·

第十三章
处境很堪忧 / 142

第十四章
日久岁月长 / 154

第十五章
宫中风云变 / 167

第十六章
薛家无白丁 / 181

第十七章
凤溪的阴谋 / 204

第十八章
立太子朱礼 / 215

第十九章
人生若初见 / 226

第二十章
叛乱险生女 / 248

第二十一章
诚王又败寇 / 262

第二十二章
荣华归杨府 / 280

第二十三章
不安分的主 / 299

第二十四章
有人害皇后 / 325

第二十五章
生死一念间 / 353

第二十六章
南下暂避祸 / 371

第二十七章
狸猫换太子 / 389

第二十八章
在陪葬之列 / 416

第二十九章
朱启要休妻 / 440

第三十章
成太子侧妃 / 453

第三十一章
宫内闹天花 / 473

第三十二章
心机太深沉 / 481

第三十三章
青羽的愧疚 / 507

第三十四章
逼退位让贤 / 523

第三十五章
涂太后后事 / 546

第三十六章
朱礼做皇帝 / 560

第三十七章
当年已惊鸿 / 572

第三十八章
生死两不知 / 603

第三十九章
立太子大计 / 613

第四十章
冠盖六宫时 / 627

第一章

杨府龌龊事

那妇人悲愤地开口，
一贯柔和的目光，
突然凌厉起来，
当初杨家求娶的时候
是怎么说的？
如今你们
是怎么做的？！
你们怎么
敢如此恬不知耻？！
杨敬亭他就是个
衣冠禽兽，斯文败类！
杨家这么做，
也不怕遭报应，
不怕天打雷劈！

这是哪里？杨云溪站在园中小径上四下张望，心中一片茫然。然后她就看见了一个小小的身影穿花拂叶，一路溜进了主屋。她好奇地跟了过去，发现那个小身影泥鳅一样钻进了衣橱。这一场景越看越觉得莫名熟悉。

等到再看清楚屋中的摆设，她忽然明白了那熟悉感是怎么回事了。因为那个小小的身影就是她自己，这里是她小时候的家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杨云溪茫然地站在屋里想。

不过刚想出一点儿眉目，就听见外头传来嘈杂的声音。门被砰的一声推开了，一群仆妇押着一个穿着素淡的年轻妇人冲了进来。那妇人的形容虽然十分狼狈，样貌却很美，身上更有一股柔弱的气质。

杨云溪看着那张脸，不由自主地往前走去，伸出手想要拉住那妇人。可是她却不能动，像被钉在了原地一样。

“娘！”她着急地大叫，却发现自己发不出任何声音。

那妇人挣扎得很厉害，那些仆妇使了大力气才死死将她压在了地上。秀美精致的脸被压在地毯上，看上去分外狼狈。

妇人忽然厉喝了一声：“不许动！住口！”

所有人都吓了一跳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然而杨云溪却下意识地往那柜子看去——柜子已被开了一条缝儿，粉色的裙角露了出来，仔细看还能看见一只惊恐的眼

睛。那是之前藏在柜子里的小姑娘。

那妇人的话是冲着小姑娘喊的。显然，那些仆妇没看见小姑娘，只当是对着她们喊的。有个婆子吓得松了一下手，险些被妇人挣开了，于是那婆子忙又死死地按住了妇人。

“夫人，这又何必？”一个婆子阴森森地开了口，语气有些不耐烦，“您这般使劲儿挣扎又有什么用？横竖都是一个结果。不如您配合一点儿，乖乖上路，您也走得体面些。”

“你们怎么敢？”那妇人悲愤地开口，一贯柔和的目光突然凌厉起来，当初杨家求娶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如今你们是怎么做的？！你们怎么敢如此恬不知耻？！杨敬亭就是个衣冠禽兽、斯文败类！杨家这么做，也不怕遭报应，不怕天打雷劈？！”后面的话被那婆子堵在了嘴里，最终只剩下呜呜的声音。

此时，杨云溪又急又怒，不停地挣扎，想要上前去，却始终都是徒劳。

那婆子又一笑：“夫人快些住口吧，何必呢？您就算去了，老夫人也会好好照料两个小姐，可比跟着您强多了。您说是不是？”这是赤裸裸的威胁。这威胁虽然卑鄙，可的确十分有效。

看着那妇人认命了一样不再挣扎，那婆子便松开了手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瓷瓶来，示意旁边的人捏着那妇人的下颌，直接将那药水一股脑地灌进了那妇人的口中。

杨云溪看着这一幕，浑身的气血逆流而上，使劲地大喊：“不！”这样狠狠一挣扎，她反而一下子就能动了。只是再定睛看的时候，哪里还有什么妇人和仆妇？这里是她的闺房，头顶的帐子还是刚换上的天青色喜鹊登枝的纱幔。杨云溪重重地喘了一口气，按住自己的胸口，此时那里还跳得厉害。梦里那种悲愤绝望的情绪还在。

有人从外面匆匆奔了进来，是李妈妈：“小姐又做噩梦了？”

杨云溪吐出一口浊气，定了定神之后才坐起来，拿起帕子抹了抹额上的汗，有气无力地道：“嗯，做噩梦了。梦见我娘——”

李妈妈一怔，随后眼眶就红了：“都多少年了，时不时总梦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杨云溪屈膝将脸埋在被子里，闷声道：“我梦见娘使劲地挣扎，梦见她们捏着娘的下巴给娘灌药。”

“小姐别说了！”李妈妈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。她光是想想就觉得难受，更别说小姐经常做梦梦见当时的情形了。当年小姐看了这一幕之后，足足病了一个多月才算缓过来，却始终没忘了当时的情形，反而时常梦见。每次看见小姐这般大汗淋漓地从梦中挣扎醒来，她觉得心都碎了。

杨云溪却丝毫没听见李妈妈的声音，梦呓一般道：“他们好卑鄙，用我和姐姐威

胁娘。娘是不甘心的，她该多愤怒啊？可我什么都做不了，做不了……”杨云溪忍不住哭出声来，大声道，“我好后悔！我好后悔！若是我当时冲出去，说不定娘就不会死！说不定就不会是这样！”

“不会的！”看着杨云溪的情绪又一次失控，李妈妈果断地大喝一声，“杨家早就计划好了，根本不会心软的！小姐你若是出去了，夫人最后的希望都只怕要断送了！别忘了，夫人还等着小姐给她报仇呢！”

杨云溪李妈妈被斥的渐渐冷静下来，最终抹了抹眼泪，低声道：“对，我要给娘报仇！害了我娘的人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的！杨家那群豺狼禽兽！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！”说到最后，她已经咬牙切齿了。不过，发泄过后，最终平静了下来。

李妈妈微微松了一口气。

杨云溪又平静了一会儿，好半晌才又道：“杨家最近有没有什么动静？我不能再继续待在庄子上了，我要想法子回府才行。我在庄子上待了十年，也该回去了！只是不知道杨家人还记不记得那场血债！”

李妈妈皱了皱眉头：“杨家最近没什么特别的动静，不过听说继夫人生的那个小公子考上了秀才。为了此事，继夫人很得意呢！”

杨云溪垂眸沉思片刻，然后缓缓地掀开了被子，也不披衣裳就那么直接地坐在了梳妆台前。她看着镜子里那张和她生母薛月青相似的脸，冷森森地笑了：“她自然该得意的！当年那孩子还在她肚子里，她就能用那孩子逼着杨家将我送出府，一送就是十年。如今那孩子又这样的争气，她怎么能不得意呢？”按说，那该是她弟弟，可是在她心里，对这个“弟弟”却着实喜欢不起来。

“李妈妈，算起来，那女人也是害死我娘的凶手之一呢。”杨云溪摸了摸脸颊，浮出了一个冷笑。她笑的时候最像她娘，因为那样可以掩盖住她眉梢的凌厉。她的眼睛，不笑的时候是有些冷漠的。这双眼睛，最像杨家的人。而杨家的人，最冷漠不过了。

李妈妈死死地抿着唇，不说话。她是当年服侍夫人薛月青的丫鬟，可成亲后丈夫得了疾病去了，夫人不嫌弃她是个不祥人，将她派到了杨云溪身边服侍，她心里很感激。薛月青的死，她同样不能释怀，同样满含了恨意。

“娘死，是为了给那个女人腾位子。”杨云溪冷冷地继续说道，这是她用十年时光琢磨出来的。

“她的地位很高，这些年把控着府里的大权。小姐即使回去了，也别和她死磕。”李妈妈看着杨云溪的神色，只觉得心中不安。

杨云溪微微一笑，眉梢的凌厉尽数化去，只剩下了少女的温婉：“我知道，李

妈妈！我又不傻，我要好好活下去，活得比他们都好，看着他们在苦海里挣扎，让他们为自己犯的错赎罪！”说着，她又露出几分苦恼的神色来，“说起来，我已经十五岁了，再转过年就十六岁了。妈妈你说，杨家会不会连接都不接回去，就将我随意嫁了？”若是这样，那要达到目的可不容易了。

李妈妈顿时笑了起来——也只有这个时候，杨云溪才真正像个小姑娘，为自己的未来夫婿犯愁。不过，她很快又叹了一口气：“应该不会。小姐再怎么也是嫡女，断没有这样寒酸的道理。”怕被接回去了，也不过是随意被拿去联姻罢了。

杨云溪点点头，笑眯眯地拿梳子梳头：“也对！”只要能回去，那事情就好办了。

几天之后，杨家派了人过来接杨云溪了。这一件事情，倒没出乎杨云溪的预料，只是她没想到的是，杨家竟会这样隆重地接她回去——杨家二夫人姜氏，也就是她的二婶，居然亲自来了。同行的还有老夫人沈氏和继夫人吴氏身边的两个德高望重的嬷嬷。

这个阵容显然太隆重了，以至于杨云溪一时之间竟有些受宠若惊，她不是杨家的弃女吗？杨云溪心中暗自揣测，面上却做出受宠若惊的样子，飞快地让人收拾了箱笼跟着热情的二夫人姜氏回了京城杨家。

没想到杨家居然开了大门迎接她，杨云溪就更加“受宠若惊”了。不过，下了马车站在大门前，抬头仰望头顶那块“清白传家”的门匾，忍不住笑了。这四个字，是因为东汉杨震“清廉为官”一事。这样的门匾，比起别处直接一个简单的“杨宅”显得更加高贵。当然，他们并不真的是杨震的后人，只是借一个名声罢了。杨云溪想，若是杨震知道杨家后人的所作所为，只怕是恨不得将这块匾亲自拆下来吧？

“怎的还看呆了？”二夫人姜氏亲昵地拉住杨云溪的手，笑着出声，“咱们还是快进去吧！老夫人早已经盼着你回来了！可别去晚了叫她失望！”

杨云溪收回目光，乖巧地任由二夫人姜氏拉着进了杨家大门。

杨家其实是书香世家，祖上也曾出过高官，就是往前数四代，还出了个二品的大员呢。这个宅子，其实就是那时候一代代传下来的，在京中位置极好。不过，这也是杨家唯一传下来的东西——其他的早在杨家落魄时就被变卖干净了。据说，她爹杨敬亭小时候受了很多苦，一贫如洗的家境，纸笔都不敢多浪费。若不是杨敬亭先中了举，又考中了进士，只怕杨家早就没落了。可惜的是，杨敬亭如今也只是个从五品的小官——户部员外郎，但户部是管财政的，自然是个肥缺，所以杨家的日子才得以蒸蒸日上。可这么多年了，他也只是个从五品的官职，日后想要升迁，却不容易了。

杨云溪忍不住又笑了一下，有些幸灾乐祸地想：杨敬亭一定很难受才对。杨家的

老夫人沈氏居然迎到了门外，这简直有些不可思议。所以在看见沈氏的时候，杨云溪惊得整个人都呆了。

十年的分别显然没让沈氏生出什么愧疚之心，她反而虚情假意地走上前来，一把握住了杨云溪的手，然后哽咽道：“我的好孙女，你终于回来了！”若是不知情的人听了这话，还只当是沈氏多疼爱她呢！杨云溪又忍不住笑了——不过却将讽刺的情绪藏得很好。可是事实是什么样的？

杨云溪没多做回想，她只是看到了沈氏旁边的两个人：一个是继夫人吴氏；另一个则和她有八分相似的少女。她忍不住一直盯着那少女，原本还算是平静的心也在突然之间激动起来。她朝着对方走了一步，想要开口却又生出一种近乡情怯的惶恐来，犹豫了一下，才轻声出了口：“姐姐！”

对方也有些激动，主动伸出手来，握住杨云溪的手，朱唇轻启、眼中带泪：“妹妹！”

两人互相凝视了许久，都为对方的容貌而惊叹。双胞胎姐妹，果然十分相似。

杨云溪正想着，杨凤溪却松开了手，笑着道：“妹妹也真是，怎的不理祖母？”

姐姐这是在提醒自己呢。杨云溪心头微微一暖，随后垂眸对着沈氏屈膝赔罪：

“见了姐姐一时激动，竟没给祖母行礼，却是我的不是了，还请祖母责罚。”

沈氏眼中的情绪一闪而逝，面上仍笑得慈爱：“傻丫头说什么呢？我怎么舍得罚你？你回来我高兴都来不及，再说了，你们姐妹多年不见，这般亲密也在情理之中，我有什么好怪罪的？只是对外人你可不能这样，会叫人说是没规矩的。”

这话听着像是疼爱，却何尝不是“温和”的训斥了她没规矩？杨云溪收敛了笑容，怯怯道：“祖母说得是，是我没规矩了。”

沈氏一噎，最终笑骂一句：“你这孩子。好了，咱们进去吧，你母亲给你准备了好些东西，一会儿叫她带你去瞧瞧。现在咱们说说话。”

杨云溪乖巧地应了，却始终没看吴氏一眼。自然也不知道吴氏此时嘴唇紧紧抿着，眼底深处有些不自在的情绪。当然，因为和沈氏并肩走在最前面，她也没看见杨凤溪在背后用帕子擦了擦手，仿佛手上有什么脏东西一般，就连神色都有些厌恶。

沈氏拉着杨云溪一起在正中的椅子上坐下了，又仔细端详了一会儿，未了才满意地点点头：“竟比凤儿还要好看几分呢！”杨云溪感觉背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——她总觉得沈氏的目光有点儿查验货物的意思，更觉得后面的话大约就是待价而沽了。

没想到真的让她猜对了，沈氏很快又道：“旁人知道咱们家有这么一个美人儿，只怕门槛都要被踏破了。”

杨云溪当即做出了羞涩的样子来，扭捏道：“祖母这是什么话？再说了，姐姐比

我好看百倍呢。”

杨凤溪闻言笑了：“听听这话，小嘴甜得像是抹了蜜似的，叫人又怜又爱。祖母和母亲可要好好疼她。”

听到“母亲”两个字，杨云溪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杨凤溪。

杨凤溪不明就里，只冲她微微一笑。杨云溪又低下头去，心里说不出的复杂——这算不算“认贼作母”？当然，这点不痛快很快就被她强行压了下去。

又絮絮叨叨说了一会儿话，吴氏才慢条斯理地出声：“过几日有个花宴，我想着带云溪过去露露面。”

杨云溪闻言看了吴氏一眼，她自然明白这“花宴”是做什么的。难道说，杨家这是迫不及待要给她寻个亲事了？思量了一会儿，她倒没贸然开口，因为沈氏已经答应了这事。接下来就听吴氏又道：“若是做衣裳来不及了，我记得凤儿还有几身没上过身的，就先匀给云溪穿吧。”

杨凤溪笑盈盈地接话：“不管是衣裳还是首饰，我那儿都有。”

花宴的事，就这么被定了下来。这事从头到尾都没有人问过杨云溪这个当事人的意见。折腾了这一会儿，沈氏很快就乏了。她将安顿杨云溪的事交给吴氏之后，就让人散了。

杨凤溪跟了出来，笑吟吟地道：“妹妹对府里不熟，你若有什么不懂的，只管问我。咱们是亲姐妹，可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”

杨云溪听了这话，心中有说不出的温暖，不由感激道：“谢谢姐姐。”

杨凤溪笑了笑，和蔼可亲的样子让人不由自主地想亲近。

吴氏始终没有主动说过什么话，像是故意给了机会让她们姐妹俩说话似的。

杨云溪注意到，吴氏始终不肯和她对视。想到其中最可能的缘由之后，她在心底冷笑了一回：原来豺狼也会心虚的。杨云溪其实满心以为杨凤溪会留下和她秉烛夜谈、抵足而眠。毕竟在这个府里，她们两个才是最亲近的，而且这么多年没见面了，怎么也会想要亲近一番的。可杨凤溪却并没有这个意思，按照吴氏的吩咐将杨云溪带到院子之后，便离开了。

送走了杨凤溪，杨云溪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。她站在门口发呆，好半晌才转头对上李妈妈担忧的目光，接着微微一笑：“是我太急切了。”

李妈妈连连点头：“正是这个道理。”

“放心，我又怎么会怪姐姐。”杨云溪笑了笑，目光扫过铺了一床的新衣和堆了一梳妆台的新首饰，“姐姐对我这样好，我怎么可能怪她？”不是她被这些东西收买了，而是哪个小姑娘不爱新衣裳？哪个小姑娘不爱珠宝首饰？这般大方就让了出来，

足以表明杨风溪的心意了。

不过，这样的小小欢喜并未维持多久，她很快就沉下脸来，寒声道：“杨家的目的很明确啊。”

“我觉得这事有些蹊跷。”李妈妈皱了皱眉，心里满是不安。

“使银子去打听打听，看看能不能打听出什么来。”杨云溪低声吩咐，“这事妈妈你亲自去，别叫杨家觉察了。”

李妈妈应了，又问：“那厢房里的几个丫鬟——”

“随便选两个就行了，只说我用不惯这么多人。”杨云溪冷笑了一声，想到那几个丫鬟，她就觉得沈氏和继夫人吴氏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这些人，可不就是派过来的眼线吗？以后她的一举一动，都要被监视在人家眼皮子底下了。

不过，这才刚将人打发走，晚上的接风洗尘宴上，沈氏就问起了这个事情：“怎么我给你指派的丫鬟都退了回来？可是用着不可心？”

吴氏也看了过来，其他人当然也不例外。

杨云溪做出慌乱的神色，低下头去解释：“我从乡下带了几个丫鬟过来，也不缺人手。若都留下，服侍的人太多，我着实不习惯，并不是有意推拒祖母和夫人的好意。”

沈氏盯着杨云溪看了许久。

吴氏想了想，笑着开口：“也不是多大的事。云溪在乡下长大，不适应府里小姐的生活方式也是有的，过段时间再看吧。”

吴氏话音刚落，就响起了一声嗤笑：“果然是乡下来的土包子。”杨云溪循声望去，却见一个不过十岁左右的小姑娘，正满含讥讽地看着自己。

杨云溪想了想，便出声了：“想必这就是四妹妹吧？我与四妹妹从未见过，四妹妹这般又是为何？可是我哪里做得不好？”这是再礼貌不过的一句话，不过却让人有些意外——一般人大约羞愧、恼怒更多些，倒不会这样和颜悦色地质问。

吴氏有些恼怒地斥了一句：“还不给我退下！”

杨家四小姐杨清溪立马就委屈了：“难道我说错了？她本来就是乡下来的土包子！连叫人伺候都不会！”

这下沈氏也坐不住了，皱眉呵斥：“再胡言乱语看我不家法伺候！”说完又瞪了吴氏一眼。

杨清溪只得闭嘴，不过眼神却依旧不服气。

好好的洗尘宴，因这件事情破坏了气氛，几乎没人再说话。杨云溪闷头吃了饭，便起身告退。沈氏显然也没心情留人说话，直接就叫人散了。

杨云溪在门外遇见父亲杨敬亭，不料想他竟然主动上前搭话：“如今回府了，可适应？若是缺什么，只管与你母亲说。”

杨云溪看着脚下，点了点头：“知道了。”

杨敬亭也没什么话可说，只咳嗽一声：“参加花宴的时候，多听你母亲的话，别给咱们杨家丢脸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杨云溪仍点头，接着忽然抬头看向杨敬亭，笑了笑问他，“如今回来了，我想去祠堂给母亲上炷香，父亲不如带我去一趟？”

提起薛月青，也不知道杨敬亭到底想到了什么，忽然神色不变。他竭力掩饰住自己的不自在，只道：“明日叫你姐姐带你去吧，我还要去书房处理些事情。”

杨云溪温和一笑，眉眼弯弯地点头：“那我便去找姐姐了。”

杨敬亭看着我的脸，不由自主地瞪大了眼睛，如同见鬼了一般。

杨云溪见他这样，笑容便更盛了：“父亲您怎么了？是不是身子不舒服？”

“我还有事，你先回去吧。”说完这话，杨敬亭便头也不回地走了，那样子倒像是有洪水猛兽在追他一般。

看着杨敬亭这副模样，跟着杨云溪的丫鬟兰笙有些惊诧：“老爷这是怎么了？”

杨云溪的唇角上挑，笑容渐冷，目光也冷漠起来：“没什么，大约是心虚吧。”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杨敬亭还记得娘。却不知道杨敬亭今天的表现是心虚，还是有别的什么？不过，相信之后，会有持续的惊喜带给他们的。

那个花宴，她会好好“准备”的。不管杨家打的什么算盘，她都不可能任由人摆布。花宴之前，李妈妈什么也没打探到——纵然是肯花银子，也没人敢透露半分。

对于这样的情况，李妈妈忧心忡忡。倒是杨云溪，却十分坦然地安慰她：“这也没什么，无非就是两种情况：一则，的确这些人不知情；二则，有人下了死命令，不许将这事往外透露。不管是哪一种，我也只需要做好准备就是了。”

及至正日子，杨云溪要准备出门了，杨凤溪才来。看着她那一身素淡的装扮，杨云溪微微挑了挑眉：“姐姐怎么这般打扮？难道你不同去？”

杨凤溪微微一笑：“我自是不去的，这次主角是你。我去了岂不是有抢你风头的嫌疑？”

杨云溪微微一怔——同样是杨家的嫡女，却只带她一人去？她纳闷地问：“四妹妹也不去？”

“四妹妹也去。”杨凤溪笑道，“她朋友不少，不让她去，她肯定不乐意。”

“既是都去，那姐姐应该也去才是。”杨云溪垂下目光，有些可怜道，“我一个人也不认得，姐姐陪着我，我也能自在些……”

正说着话，吴氏带着杨清溪过来了，她见了杨云溪的装扮，皱了皱眉头：“是不是太艳丽了？”美则美矣，却有些太过妖娆了——年纪大些的夫人可不太喜欢这样的装扮。

杨云溪假装懵懂地看着吴氏：“这样不妥吗？”不过就算不妥，也来不及再重新梳妆了。

果然，吴氏摇摇头：“算了，就这样吧。”

“姐姐不去吗？”杨云溪又问了一遍吴氏，怯怯道，“不如让姐姐也跟着去吧，我一个人也不认得，到时候肯定会怕……”

吴氏看着她这般，心底就升起一股烦躁来，扫了一眼乖巧的杨风溪，摇摇头：“罢了罢了，一起去就一起去吧！你在云溪这里换件衣裳，咱们这就出门了，迟了就不好了。”

换衣裳的时候，杨云溪便问杨风溪：“姐姐会不会不高兴？我这般自作主张——”

“怎么会？”杨风溪回眸一笑，温柔端庄，“你能想着我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”

杨云溪点点头，这才从屏风后转了出来，只是心里却有点儿发紧。

一行人出了门，坐了约半个时辰，马车才到地方。

吴氏见杨云溪走得慢悠悠，不时还四下里张望，便低声提醒：“这是汝宁郡主的婆家古家，今天来的全是身份极高的女眷，不许四下里乱打量，别让人觉得咱们没规矩。”

汝宁郡主，可是个身份极高的主——她是大长公主的女儿，算是当今圣上的表妹。大长公主如今已是历经三朝，据说当年还扶持过当今圣上，深得圣上敬重，连带着她唯一的女儿汝宁郡主的地位也水涨船高。

当然，古家能娶到汝宁郡主，自然身家也不简单。吴氏的父亲是三品大员，虽说一年不如一年，可毕竟身份摆在那儿。杨家地位不高，按说这样的宴会根本不会请吴氏才对。

杨云溪谨慎地看了吴氏一眼。

吴氏只当杨云溪被镇住了，有些得意：“这次机会难得，你们都多看、多听，长长见识也好。”

杨云溪晒然一笑，不过却没叫旁人看见。又不是真正跻身到了这些贵妇之中，不过是来参加个花宴，有什么可得意的？

吴氏很快就找到了相熟的人，领着三个女孩子一路走了过去。寒暄之后，自然少不得要介绍一番杨云溪的，杨云溪便摆出羞涩的样子来。

很快话题就转到了别处，其中有人笑道：“古小姐今天及笄，咱们总算是可以一睹芳容了。”听了这话，杨云溪顿时就明白过来了——原来今天的花宴是古小姐的及笄礼。

杨清溪很快就坐不住了，如坐针毡地频频看向吴氏。

吴氏也不想过分拘束了她，便道：“你们三姐妹去别处玩吧，只是别走远了。”

杨清溪得了这话，游鱼一样飞快不见了，临走前还假意地对杨凤溪道：“大姐，你带着二姐如何？”

杨凤溪自然不会拒绝，当然也没法拒绝。

杨云溪也没什么意见，她本也想多和杨凤溪说说话的。

不过，她很快发现了一个事实——那些贵女在听说了她是在乡下长大的之后，便都对她有些若有若无地变了态度，也不主动和她说话了。倒是杨凤溪十分受欢迎，看得出人缘十分好。许是忘记了，杨凤溪也没怎么顾着她，只一味地和那些贵女说笑。

杨云溪本也没想过要立刻融入这个贵女圈子，见别人不和她说话，她也没必要厚着脸皮凑上去。现下只是百无聊赖地四下张望，想看看风景打发时间。

这么一看，倒真叫她看到了感兴趣的。杨云溪看到一个穿黄绿衫子的姑娘，独坐在一株石榴花树下，安安静静地赏着花。她身边只跟着一个小丫鬟。她显然也被大家排挤了，觉得无聊才躲在了那里。杨云溪看了看那姑娘，再看了看身边一群聊得欢快的姑娘，最终过去了。心中自嘲道：两个人都被排挤了，倒正好凑趣不是吗？

“你好。”杨云溪走过去后，轻声打了个招呼，也没经过允许，就自顾自地坐下了。她的丫鬟兰笙自然也冲着小姑娘的丫鬟友好地一笑。杨云溪主仆两人的到来，显然惊到了那石榴花树下的主仆。

“你不和她们一起玩吗？”那单薄的姑娘抬起手来，指了指那边的热闹人群。

杨云溪摇摇头，坦然地笑：“她们不喜欢我，我站在那儿也无趣。”

“那你喜欢她们吗？”接下来的这个问题，俨然有些尖锐了。

杨云溪微微一怔，随后坦诚地摇头：“不喜欢。”这是大实话，她们不喜欢她，可她也打心眼里不喜欢那群所谓的“贵女”。

“不和她们交好，名声上可不好听。”那姑娘嫣然一笑，虽然浅浅淡淡的，但突然生出一股让人惊艳的味道。

杨云溪心中暗赞，几乎看呆了，因此回答也就慢了几分：“嗯，我知道。可‘道不同不相为谋’，她们不喜欢我，我又何必自取其辱？”

这次轮到那姑娘愣神了，随后她却灿烂地笑起来：“好一句‘道不同不相为谋’。正是这个道理，我也不喜欢她们。”两人对视一笑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惊喜

和坦率。

杨云溪率先开口：“我叫杨云溪，你呢？”

“我叫长生。”那姑娘笑了笑，“乳名长生，大家喜欢叫我乳名。”

“长生。”虽然心里纳闷，杨云溪也没多想，笑着唤了一声。

“你想不想逛园子？”长生忽然歪头，笑着提议，“你喜欢花吗？外头这些花都不好看，我知道里面有更好看的。”

杨云溪欣然同意：“好。”

两人并肩顺着路往前走了。一路上她们谁也没说话，却渐渐觉得熟稔起来。杨云溪心想，或许今天她能交到一个朋友？这个叫长生的姑娘，倒挺有意思的。最难能可贵的是，她与旁人不一样。

两人走了一段后，杨云溪伸手拉住了长生，低声道：“咱们还是回去吧。”

长生歪了歪头：“怎么了？”

杨云溪压低声音：“前面似乎有男子说话的声音。”

长生一怔，四下望了望。在左侧不远处，果然看见四个男子凑在一处说话，也不知道说了什么，竟是气氛不错的样子。长生笑起来，摇头低声道：“不碍的。不过你既然想避开，那咱们就回去吧。”

杨云溪一怔，随后猜到了：“你认识？”

“嗯。他们中，有一个是我堂哥，另一个是我表哥……至于另外两个，我也见过几次。”长生笑盈盈的，语气倒有些轻快。

杨云溪闻言也放松了不少，不过她毕竟不认得他们，便说道：“咱们走吧。”她刚要转身，却意外地与一道目光遥遥对上……虽说隔得远，看不清楚脸，但她明显感觉到对方一直在看她。两人就这般隔空对视了良久。

直到长生笑道：“你略等等我，我去打个招呼吧。”

杨云溪只能点头，眉头却微微皱了皱——虽然隔得远，可是对方这般肆无忌惮地看着她，她还是觉得不大自在。不过随即又想，这也没什么，横竖不会有什么交集。这个想法刚冒出来，她就有了底气似的，又瞪了回去，良久才意识到——她是不是太无聊了？谁会做这样的事？一时之间自己倒有点儿不大好意思了，暗啐了一口，接着她便眼观鼻鼻观心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有人从那边过来了，却不是长生，是她的丫鬟回来了，低声道：“杨小姐对不住，我家小姐让我和您告个罪，她有些事绊住了，恐怕过不来了，您只怕要独自回去了。”

杨云溪倒也不恼，点点头，应了一声，转身往回走了。

兰笙低声抱怨一句：“长生小姐也太不拿小姐你当回事了。”

“住口。”杨云溪低声呵斥一声，接着无奈地告诫兰笙，“你这丫头，怎么总是管不住嘴？再说了，对方已派了贴身丫鬟过来告罪了，这已是十分重视了。你却说得这般无理，叫人听了，还以为我拿架子呢。”

一番训斥，让兰笙乖乖认错：“我错了。”

杨云溪只叹了一口气：“以后你要多听少说，这里毕竟和乡下不同，讲究的东西多了去了。不仅是你，就是我也是如此的。”

这头刚回了杨风溪身边，杨云溪便被抱怨了一顿：“你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就走了？”

看着杨风溪微皱眉头的样子，杨云溪笑着伸手挽住了对方的胳膊，轻声认错：“是我的不是。姐姐，你别恼我。我只是看你聊得正开心，不想打扰了你——”

却不承想，她话刚说到一半儿，杨风溪就一下子将手抽了回去。杨云溪惊住了，话也忘记说了，就那么愣在了那儿。她没想到杨风溪竟然会这样做。

杨风溪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，当即慌了，忙解释：“我只是太生气了——”

杨云溪顿时松了一口气，垂眸笑了起来：“是我惹了姐姐气恼，是我的不是。”

杨风溪也忙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，柔声道歉：“刚才我也有不对，是我疏忽了你。”

刚说着，那头有丫鬟过来请她们前去入座——今天花宴的重头戏要开始了。

她俩匆忙赶去了花宴厅。

杨云溪对即将到来的及笄礼有几分好奇——她自己的及笄礼，就只有李妈妈陪着。李妈妈拿出她娘薛月青的遗物给她绾了发，别说隆重了，说不冷清都有点儿违心。

许是站在她旁边的杨风溪感觉到了她的情绪，忽然低声道：“当年你办及笄礼的时候，我也曾想过给你送礼物的，只是后来路程太远，只好作罢了。回头我给你补一个，可好？”

杨云溪听完，又惊又喜，心里只觉得温暖，当即忍不住浅笑：“姐姐这是什么话？我不也没给姐姐你送吗？咱们正好扯平了。”

杨风溪笑道：“那怎么能一样？”

两人正说着话，古家小姐便姗姗来迟。古家小姐身穿月白色衣裳，一头乌发披散在身后。此时，她低眉敛目地站在那里，犹如夏日里静静开放的睡莲。

不过，等看清古家小姐的脸后，杨云溪却惊讶了——这不是长生吗？她只当长生是被人排斥的，肯定是家世不高人家的小姐，却没想到，她也和别人一样看错了。